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三十回 遇敵仇鄭高被獲 得囊書蕭鬱從權

詩曰：宿締良緣定不移，佳人才子高相宜。
男英女法同歸宋，奏凱成功信有期。

卻說鄭印腹飢已甚，一見酒肆茶坊甚盛，鬧興地頭，不計腰間空乏，踏步進酒樓坐下，大呼酒保拿進上品酒餚上來，須臾，餚饌盛陳，數壺美酒。鄭印放開大量，喫個不住手，真乃龍飡虎嚼，數次呼餚喊酒。當初鄭印進店中之時，主家見他貌狀猙獰，衣甲乃王家裝式，又不是本土音談，是生面客官，不敢言盤詰問。及鄭印食飽醉之時，正欲下樓趕路，酒保見此客人食了數兩酒餚銀子，即便上馬跑走，祇得開言討帳。鄭印大言曰：「鄭汝南王食了東西，本是土地供應，還要討甚麼銀子，食爾的可算明所值幾何，作除房地地該稅課若干折免，不然且往本地頭縣主給發。」那櫃上店主人聞鄭印所言來，知他是趙宋王侯，實乃本國仇敵，何不出首以圖重賞，即刻計上心來，即上前喝退酒保，深深揖拱，陪笑曰：「方纔小伙伴狗目無珠，不識王爺駕臨，以至冒瀆唐突不恭，懇乞恕罪。」納頭便拜。鄭印大喜，又有諸店中人捧出名茶，酒家強為假欣歡的逢迎，店家又曰：「小人有眼不識王爺光降，又蒙給償準稅課，但口命無憑，乞求王爺書下並玉印，以為日後催糧官到來，將憑字呈驗，方不負王爺鈞旨大恩典。」原來人最喜的奉承好語甜言。印見酒家說出領恩一片逢迎之語，心中更悅，大讚店主人賢明。本藩準汝。又令店主取過文房四寶，旨書免他此族房居稅課十年。店主人假作喜色欣欣，頓首謝恩，立命酒保再辦上品酒筵一敘，挑的海味山珍貴品，佳餚美酒，恭敬王爺。原來鄭印須方纔食過一次，但他是個酒囊飯甑的黑王爺，食腸寬大者，一刻又食何難？況見此美味香濃撲鼻，加料美酒，好不大稱心懷，又放開酒餚量，祇顧飲嚼。

有店主先已命人奔往官衙通報密稟知，有南唐總兵蕭化龍，一聞報，即帶領兵丁五千，一路直闖至酒肆中。化龍大喝：「宋賊好膽子，還在此喫酒！」鄭印聞此喝罵，方知此身仍在金陵省南唐境地，誤中店主毒謀。正起位舉刀相迎，奈何喫酒過多，手軟足浮，昏昏無力，且南兵數千圍定，眾寡難敵，軟下馬來，由他兵捆綁了。蕭總帥發出五百兩白金給償，酒店主人大喜叩謝。

當時化龍方要帶回關中，即刻審實，押解唐主報功。惟明日隔一天就是中秋節，屆十五夜佳辰，但官場中原有大小之分，下送上的節禮紛紛不絕，且同僚厚交者，爾邀我請，同敘中秋夜之大歡，何異乎與民間之樂。想來，且過了來日佳節動身。當日，又有一莫逆厚交同僚，乃郝瑞，官拜鎮國將軍，父女二人亦解來一犯，此犯人亦乃大宋高君佩，高懷亮之子。但這蕭總兵未明捉獲原因，問及起來，郝瑞將高君佩昨夜行險而來，他單槍匹馬潛到本營鎮上內地，敢膽子將火箭射入糧房，欲焚滅我邦糧餉，豈知天不從人願，為本官所覺，統兵圍定。不料此將少年猛勇，反將吾臂打傷，幸得敗兵回報女兒生香，忙中趕到，方將他拿下。今正欲起解我主王城報功，及雪酒鞭打之恨。正慮路途上生變，所憂祇因近日被主上將各哨營兵調去十之八九，今各營哨各邊城空虛。今押解路兵不滿五百名，正時虛道而來，與賢弟借兵三千，以便護從押解，未審賢弟尊意允準如何？有蕭總兵聞言，不覺微笑一聲曰：「有此尷尬之事，符合之由。」化龍將擒獲了鄭恩之子鄭印之事說知，不免一同路程押解。「但今夜是中秋佳節之期，正是與兄為通家之好，不免爾我在衙同賞佳節，二女兒在內堂一敘。明日一同趕路，得以爾我憑依，又不慮道途疏失，明天解犯未遲也。」

當日郝老又是個酒徒，聞蕭總兵要賞節食酒，滿心喜悅。一刻，蕭小姐、郝小姐是金蘭姐妹，蕭小姐一聞他到衙，大喜，即出迎接。這蕭化龍亦單生一女，名引鳳。當日兩個人在中堂慶月喫酒。內堂是郝蕭姐妹登樓賞玩月色光輝，敘酌細語金斟，已是更深夜淨，萬籟無聲，習習金風順吹耳畔。靜中忽聞嗟嘆之聲，姐妹飲酒敘談有多時，信步祇潛去，側耳聽之，原來君佩、鄭印捆縛在一所，同在囚檻，對面相逢，各言出所遭擒捉，不勝憾恨。姐妹聽來，初祇聞一人曰：「大丈夫死在疆場，爭光日月，自知尚有慈親，日後衰服不能奉侍，但忠孝斷不能兩全，何須作此兒女愁態。」又聞一人曰：「鄭哥哥言來有理，但可恨者，苗軍師別將不差指使，偏要命吾身入虎口，以至今日送卻性命，至臨行時，又言知付下一囊書，教我有災咎時，見了汝面，方可拆開同看，即使危中有救，今已被綁拴住，手足難伸，怎能向懷中取出一觀？看他原是個占卜高明人，或準驗未可知。惟兩人一般被綁，奈何！」

二人正在嗟嘆，姊妹在暗中盡聽分明，即回身復進百花亭上。蕭引鳳呼姐姐：「愚妹曾憶下山時，聖母言我二人異日皆並匹配宋將，各得各姻緣。今夜又聞二將自稱苗軍師付下錦囊之書，危中有救等語，若是有此來歷，恐憂當面錯過，以至後悔莫及。不若趁兩宋將被綁拴住，手足難動，不由他主，將彼懷中書搜出一觀，便知其中著落了。姐姐以為何如？」有郝小姐允從，同至囚車所，命婢鬟跑上索取。鄭印一見大喝，不容與之。惟君佩曰：「我原未知書中所指何事，我等既不能取看，且由他取去，或遇事其中得救未可知。」鄭印怒解不語，來婢果向君佩懷中取了一個錦函書，封的謹固，即回步上呈二位小姐。姊妹忙接過來，將外面錦綾展折開，同向明月之下看，見上寫著八句言詞：

婚姻宿締見機先，吩咐佳人赴百年。
引鳳招郎人姓鄭，汝南妃子汝良緣。
生香秋夜原從玉，君佩災囚合得媾。
匹配分明天作合，自行親獲自成聯。

當日姊妹兩佳人看罷，暗暗著驚。引鳳曰：「詞中指明二將是爾我丈夫，看來又與聖母囑咐之事暗合。今既當面相逢，豈可違逆天命師言，反囚害之？怎生處置纔好？」郝小姐曰：「天命宿緣固當從，正宜自諒。然而人生佳偶，最是難結好對。」蕭小姐又曰：「雖則如此，遵依師命而行，又見背君親而事仇敵，何以見父於他日？」生香曰：「天下之義理有經、有權，方為並濟所用。今天命已眷注於趙宋，觀南唐斷難久享此一隅偏土。爾我一時背父私婚，以綱常而論，似屬不孝；不知身佐受命之君，轉禍為福，不隨敗亡之主，日後可將功折罪，保全滿門，又得身榮顯貴，豈不又以權變而言，還算不孝中之孝，所見者更倍大也。」引鳳小姐聽罷，深服郝妹妹高論不差。

姊妹二人復又細細斟酌一番，吩咐眾婢鬟，皆不得走漏風聲，即命閉上外廂園門，又復差心腹婢取到鐵斧一柄，早將囚車打開，令丫鬟略道及原由，又與除去手足扣鏈，引了兩位公子進至百花亭上。二位佳人反覺含羞愧赧起來，祇得告以軍師所贈的書囊吩咐，隨即交回兩人，且問兩公子作何處置。有高公子接回書看得分明，祇是低頭不語。祇有鄭印尚不明書裏情由，正要罵著二佳人無禮，君佩頭一搖止之。鄭印接書看明，方知姻緣即在目前，又見軍師是個奇人。但不知男女四人議得姻緣允合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